

家
书

曾国藩全集



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

——毛泽东

京
华
出
版
社

温
林
编

曾
国
藩
全
集

京
华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集/温林编,一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1

ISBN 7-80600-616-8

I. 曾... II. 温...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—
全集 IV. 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929 号

曾国藩全集

编 者 ☐ 温林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
经 销 ☐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☐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☐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☐ 3500 千字

印 张 ☐ 200 印张

印 数 ☐ 0001-2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1 年 9 月

书 号 ☐ ISBN 7-80600-616-8/G·372

定 价 ☐ 1280.00 元(全套 16 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目 录

家书中册

咸丰九年	(1)
咸丰十年	(48)
咸丰十一年.....	(134)
同治元年.....	(276)

咸丰九年

致澄弟沅弟季弟 元旦

先考妣改葬事不可缓。居屋勿壮丽。季洪外出，宜择人而事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十二月廿三日接澄、沅初十、十一日信，除夕又接十六日信，敬悉叔父大人身体气渐好，不致成中痰之症，如天之福，至幸至幸！两弟缄中所言各事，兹分条列复如左：

一、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。余二年、七年在主持葬事，办理草草，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。为人子者第一大端，问心有疚。何以为人？何以为子？总求沅弟为主，速行改葬，澄弟、洪弟帮同办理，为我补过，至要至祷！洪夏争地，果可用否？吾不得知。兹亲笔写二信与洪、罗二处，以冀或有所成。

二、张凯章于十八日至景德镇附近地方。十九日分两路进。王铃峰、吴走西路，凯章走东路。王、吴挫败，义营亡百人，吉左营九人，副湘营三十七人，营务处十二人，在行仗则已为大伤。幸凯章全军未与其事，现尚扎崖角岭，去景德镇二十馀里，势颇岌岌。兹札调朱南桂、朱惟堂飞速来军，望即专人送去。又王人树一信亦速送去。篆岑信，弟阅后封寄。

三、季弟决计出外，不知果向何处？今日办事之人，惟胡润之、左季高可与共事。此外皆若明若昧，时信时疑，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。沅弟宜再三开导，令季弟择人而事，不可草草。或

沅、季同來吾營，商定後再赴他處亦可。

四、沅弟所畫屋樣，余已批出，若作三代祠堂，則規模不妨闊大；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，而此僅作住屋，則不宜太宏麗。蓋吾邑帶勇諸公，置田起屋者甚少。峙衡家起屋亦鄉間結構耳。我家若太修造壯麗，則沅弟必為眾人所指摘，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，尤非所宜。望沅弟慎之慎之！再四思之！祠堂樣子，余亦畫一個付回，以備採擇。

五、科一喉痛，系先天火虧之症，宜服參茸姜附等藥，庶可一勞永逸，切不可服涼藥，千萬記之。餘不一一，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

致澄弟沅弟季弟 正月初八日

日內尚無溫甫確耗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正月初七日接沅弟臘月廿日信，敬悉叔父大人病體大愈，遠懷少慰。除夕、元旦兩日不知溫弟夫婦傷痛奚似！此間派楊名聲、楊鎮南等至舒城一帶訪尋，日內尚無確耗。接胡中丞三、四信，似于溫弟事極關切。可感可感！楊弁等去，吾亦告之，苟有可圖，費二三千金不惜也。

屋樣、祠堂樣、羅洪信及各事皆已寄歸。吉中營事，吾未細查，派四川曾佑卿太守省三，壬子庶常改主事，捐知府在營看操，意在為沅弟分勞。然合營望沅甚切，正不能不早來。來此從容調停，再謀蟬蛻可耳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頓首

再，凱章于廿七日大獲勝仗，殺賊近千，景德鎮一軍當可站得住。惟賊多而狡，全密而堅，恐刻下難遽克復。吳翔岡敗後，稟告病請撤，吾已批准撤之，派凌蔭庭前往接統矣。翔不服凱章，鈴峰亦與凱齟齬，并讞其不應用統領老湘營。全軍關防，凱

已換刻矣。吾愛惜凱章，不得不撒翔也。又行。

致澄弟沅弟季弟 正月十三日

溫甫遺骸如實尋不得，則葬衣冠。

尋地只求免水蚊，不能求富貴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左右：

初二日專人送一緘，初八盛四歸又付一緘，想次第將到。初十日接胡中丞信，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恤。迪公飭終之典至隆極渥。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，廿六日宣讀恩旨，廿九日請官中堂題主，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，備極哀榮。溫弟与之同一殉難，而遺骨莫收，氣象迥別。予于十一日具折奏溫弟殉節事，蓋至是更生還之望矣。恻哉！家中此刻已宣布否？若尚未宣布，則請更秘一月，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，我摺亦奉批轉來，如實尋不得，則招魂具衣冠以葬。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，下無以對侄兒女。自古皆有死，死節尤為忠義之門，奕世有光，本無所憾，特以骸骨未收，不能不抱憾終古！

沅弟近日出外看地否？溫弟之事，雖未必由於坟墓風水，而八斗冲屋后及周壁冲三處，皆不可用。子孫之心，實不能安。千萬設法，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妥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愿。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；一則既經爭訟，恐非吉壤。地者，鬼神造化之所秘惜，不輕予人者也。人力所能謀，只能求免水、蚊、凶煞三事，斷不能求富貴利達。明此理，絕此念，然後能尋平穩之地；不明此理，不絕此念，則并平穩者亦不可得。沅弟之明亮能了悟。余在建尚平安；惟心緒郁悒，不能開懷，殊褊淺耳！

致澄弟沅弟季弟 正月廿三日

告近日军事，望沅甫速来。命纪泽绘历代三十二位圣哲遗像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左右：

正月十三日发第三号信并摺稿及温弟优恤之旨。十八日王林三等来，接澄信二件、沅信一件、纪泽一件，得知家中四宅平安，甚慰。纪泽在省所寄之稟尚未接到。

此间军事，去腊十九日吴翔冈之挫，亡百六十人。廿日凯章之胜，亦亡九十人。正月十一日凯章又小挫一次，其第五旗扎牛角岭，距凯章老营十八里之远，十二早被贼攻陷。余因五旗去凯太远，除夕曾有信止之。凯复书言旗长可恃，未移也。五旗被陷之后，又换三旗扎该处，余甚为悬悬，又函止之矣。凯军现处孤危之际，不得不思所以济之振之，已派彭山圮回湘调兵六百名；派余星焕回湘招勇千名，与喻吉三同带之。又令朱品隆添勇二百名，函告王人树添勇三百名，又令张岳龄招平江勇千二百名。共添三千余人。向耆中丞索取饷项，能得与否，尚未可知，然不能不放手一办也。待兵勇到时，先派在建老营，赴凯章处助剿，将来须另派统领，另打一支，与萧、张分为三路，庶足以张犄角之势。此间各营望沅弟如望岁，吉字中营尤如婴儿之望慈母。吾前欲派吉中营偕朱、唐去攻景镇，莘田及各帮带皆以沅弟未来，不敢作主。

余近日心绪郁郁，望沅弟来此叙手足之情，并商定大局。先考妣改葬之事，本属刻不可缓，然如此春雨淋淋，何能登山觅地？余意托萧可卿、冯至善在家再寻三四个月。九弟于二月间来营，一面为我画定全局，一面将吉字中营安个实在着落。住数月后再行回家。温弟遗蜕若竟寻不得，则沅弟于江北宿松等处招魂而归，具衣冠而葬。将来改葬先考妣时，即将温弟衣冠冢葬于二亲之旁。若鬼神呵护，温弟忠骸一旦寻得，则九弟即迎温弟灵柩

以归，是亦不幸中之一大幸。先考妣改葬时，附寻吉地以葬温弟，亦可少慰叔父及温弟妇之心。若九弟久不来营，吉中营全无着落，家中不能寻地，温弟招魂葬衣冠等事早也不好，迟也不好，沅弟心悬数处，均不妥善。是否应于二月来营，数月再归，望沅弟与叔父、澄、季熟商妥办。余此次缄催郭意城、王人树、王牧村来营，皆言沅弟于二月来营。沅弟若有信与意、树诸公，可邀其同行也。正月十三日接奉御赏福字，兹专人送归。又枣里面饼等物，送一半归查收。顺问近好。在建昌军中

再，吾近写手卷一大卷。首篆字五个，次大楷四十八个；后小行书二千馀；中间空一节，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，大楷之前。查武梁祠画像内有文、周、孔、孟诸像，外间间有藏本，翁覃溪《两汉金石记》曾刻之，王兰泉《金石萃编》亦刻之，此外如名臣像亦间有之。纪泽觅得像底，则双钩摹于卷内，不必着色也。或嫌此卷太大，则别办一卷画像。此卷即先付长沙装潢，楠木匣藏之，将来求沅弟精钩刻石。其像有不可尽得者，略刻数像可也。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，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，实已窥见其大，故以此略示端绪。手此再告澄、沅、季三弟，并谕纪泽儿知之。国藩又行。

致澄弟沅弟季弟 正月廿八日

温甫遗骸已寻获。沅甫在家应觅地两所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正月廿三日发第四号家信，并福字、手卷等件，想出月初间可到。廿七日亥刻接胡润公专丁来信，知温甫弟忠骸业经寻获，是犹不幸中之一幸。惟先轸丧元，又幸中之一大不幸！计胡中丞亦必有专信另达舍间。沅弟此时自不便遽出，应觅地两所。一面改葬先考妣，一面安厝温弟。润公待我家甚厚，温弟灵柩归舟，想必妥为照料。吾即派杨名声等三弁送湘乡，建昌不另派人，以

赶不上他。墓志铭作就，再行专丁送归。胡信及霍山王令信、杨信附去一觅。顺问近好。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二月初三日

萧浚川在南康获一胜仗，石达开尚在南安一带。

乱世起屋不可过于閎丽，觅地不可求富贵。注意练字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廿八日发第五号信，告温弟寻获遗骸事。卅日玉四等来，得澄、沅两弟及纪泽三信，得知一切。叔父大人病势稍加，得十三日优恤之旨，不知何如？顷又接十九日来缄，知叔父病已略愈，欣慰欣慰！然温弟灵柩到家之时，我家祖宗有灵，能保得叔父不添病，六弟妇不过激烈，犹为不幸中之一幸耳。

此间兵事，凯章在景镇相持如故。所添调之平江三营，宝勇一营均已到防，或可稳扎。浚川在南康之新城墟打一大胜仗，夺伪印四十三颗，伪旗五百餘面，皆解至建昌，甚为快慰！惟石达开尚在南安一带，悍贼亦多，不知究能扫荡否？吉中营以后常不离余左右，沅弟尽可放心起屋起祠堂。

沅弟言“外间訾议，沅自任之”。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，而乱世之兵燹不可不虑。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，可为殷鉴。吾乡僻陋，眼界甚浅，稍有修造，已骇听闻，若太閎丽，则传播尤远。苟为一方首屈一指，则乱世恐难幸免。望弟再斟酌，于丰俭之间，妥善行之。改葬先人之事，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，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，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；若存一丝求富求贵之念，必为造物鬼神所忌。以吾所见所闻，凡已发之家，未有续寻得大地者。沅弟主持此事，务望将此意拿得稳、把得定。至要至要！

纪泽姻事，以古礼言之，则大祥后可以成婚再期为大祥；以吾乡旧俗言之，则除灵道场后可以成婚。吾因近日贼势尚旺，时

事难测，颇有早办之意。牧云定五月二十七，外姑又以毒月为嫌，则改至六月为妥。盖以先考妣神主尚在中厅供饭，不便行礼也。纪泽前两稟请心壶抄奏摺，尽可行之，吾每月送脩金二两可耳。应抄之奏，不知家中有底稿否？每抄一篇，可寄目录来一查，注明月日。纪泽之字近日大退，较之七年二三月间远不能逮。大约握笔宜高，能握至管顶者为上，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，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得好字出；若握近毫根，则虽写好字，亦不久必退，且断不能写好字。吾验之于己身，验之于朋友，皆历历可征。纪泽以后宜握管略高，纵低亦须隔毫根寸馀。又须用油纸摹帖，较之临帖胜十倍矣。

沅弟之字不可抛荒，如温甫哀辞、墓志及王考妣、考妣神道碑之类，余作就后，均须沅弟认真书写。《宾兴堂记》首段未愜，待日内改就，亦须沅弟写之。沅弟虽忧危忙乱之中，不可废习字工夫，亲戚中虽有漱六、云仙善书，余因家中碑版，不拟请外人书也。

玉四来时，曾纪芳、唐介文未到。安五、有四来此，余因未收留。本日接澄弟言玉四荒唐之事，已伤委员重责之矣。近地勇夫颇不易于约束，余昔不欲多用，正为此故。胡长发亦未收作戈什哈，观其规矩太生，非戈什哈之才耳。顺问近好。大祥前一日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二月十三日

温甫遗骸二月可到家，待以后再请谥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位老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三日发第六号信，想将次收到矣。张凯章一军廿八日小挫，阵亡二百六十馀人。平江营之新到者亦阵亡二十馀人。余连日正焦灼之至，幸婺源于二月一日克复，贼窜往祁门一带，浮梁于初四日克复。浮梁去景德镇三十里，婺源去镇百馀里。三处之贼，本系互相犄角，互相联络。今婺源即克，则镇贼之后路稍

空，声势稍孤矣。浮梁既克，则贼不敢绕出乐平，抄凯章之后尾矣。初五日刘养素又打一胜仗，夺贼战舟五号、民船百餘，夺贼垒十餘座，西路之军威一振，凯章在东路或亦无恐矣。初三日萧浚川一军克复南安府城，南路贼势似稍散漫，或者易于剿办，全数逃出广东亦未可知。余前因景德镇官军危急，恐贼锋内犯，先及抚州。定计移驻抚州，拟初十日拔营，因雨不果。十二日冒雨拔营，仅行十五里，驻扎清水铺。泥深没胫，小住一日。

正月十一日所奏通筹全局，温弟殉节等摺，今尚未接批谕。温弟忠骸于卅日到黄州，胡中丞致祭尽礼，派都司姚敏忠送回湘中，计二月二十外可到。记得出门甫满一年，今日归骨而不归元，可胜惨痛！七年，兄弟争辨不休，今日回思，皆芝麻细故，可胜悔恨！罗椒生之祖在四川阵亡，亦系归骨而不归元。厥后卜葬得吉壤，葬十餘年而产椒生，二十餘年而椒生之父举于乡，三十餘年而椒生以甲午举乡试，乙未入词馆。温甫生前郁抑不伸，或者身后能享罗家之报乎？沅弟寻觅阴地，自必为温弟择一佳壤，不待余之嘱矣。如实难得，或与先考妣同域亦可。俟杨镇南自三河归，余即作墓志付回。温弟照道员例优恤，昨初九日已具摺谢恩矣，数日内再行抄稿寄家。

李迪庵之丧，余送奠金二千两，挽联一付，句云：“八月妖星，半壁东南摧上将；九重温诏，再生申甫佐中兴。”盖去年彗星，人以为迪庵应之也。餘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曾國藩手草 清水铺营次

正封函间，接奉正月十一日各摺批。谕温弟一摺，奉旨赏给叔父从二品封典，盖未知前此已受从一品、正一品两次封典也。若前此未经赐封，则此次恩亦渥矣。惟受侄之封与受子之封，覃恩普遍之封与谕旨特颁之封究有不同。即日当具摺谢恩，并声明“诰轴则拜此次之新纶，以彰君恩之稠迭；顶戴则仍二年之旧典，以明宠贶之久增”云云，庶叔父先受侄封，后受子封，二者并行不悖。

余于正月具摺之时，本拟为温弟乞恩赐谥，因恐交部议驳，

反为不美，遂未奏请。此次又与次青、仙屏再三商酌。次青之意，谓皇上以同知而予二品封，已属非常之恩，请谥之举，不若留以有待将来，如有战功，皇上或加恩国藩之身，则一面自己辞谢，一面乞恩为温甫请谥云云，次青此说，甚有见解。特不知将来有机可乘否？又作摺甚难着笔，亦恐江楚各省识者见哂也。沅弟近于外事颇熟悉，曾思及此事否？筠仙至天津办夷务，又不如来我营耳。再候近佳。涤生又行。十三夜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二月二十三夜

先人改葬一事望在三月完成。沅甫宜作文唁温甫。

目下不宜起祠宇。纪泽应认真讲求八股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左右：

二月十五日，曾恒五等来，接家信：澄弟一件、沅弟一件、纪泽一件。廿二日，宋顺理等到，接家信，仅沅弟一件。应复之事分列于后：

一、夏家之地既经买得，可否即于三月改葬？贼氛方盛，人事之变不可知，早改一日，即早放一日之心。沅弟来营一次，能否如期告归，尚未可必；且周璧冲之有凶煞，众议金同。自温弟遭难后，余常以七年择地不慎为悔，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。

二、沅弟晋省迎接温弟忠柩，计日内已在省接到矣。温弟读书颇有识，而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，死后又有阙憾。余拟作哀辞、墓志、家传等文，沅弟亦宜作文以抒其意。将来汇刻一本，俾纪寿长大有考核。文成后寄来营中，一为订定。

三、南安之贼窜入湖南，连陷桂阳、宜章、兴宁三县，吾乡必大震动。现派萧浚川速赴吉安，如贼犯茶陵、安仁等处，即由吉安横出截剿。浚川稳而且悍，或者足资防御。

四、起祠宇之事，本系要务不可缓者。刻下湖南贼氛正盛，

我家为众人所瞻仰，举动不可不慎，目下不宜兴工。

五、纪泽稟中问看书之法。《经义述闻》博洽精深，非初学所能看，目下不必看也。看注疏时有不能解者，偶一翻查则可耳。做赋亦可不必。李次青劝多做八股，渠极善教八股，不过讲批数篇，即能启发无限天机。沅弟亦常催泽儿多做时艺，与次青意同。趁此时光，即认真讲求八股，免得将来吃亏。馀不一一，顺问诸弟近好。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二月廿七日

担心家乡遭遇兵事，已调萧浚川回湖南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廿四日接澄弟及纪泽在家发信，又接沅弟在省发信，二十五接沅弟十八发信。贼破永兴、桂阳州，均距衡州甚近。不知吾乡果得幸免于兵事否？此间调萧浚川由吉安回剿湖南，已去二札一批，不知赶得及否？景德镇相持如故。闻降贼献出江浦县城，金陵或可速下。兹专人慰问叔父，顺问诸弟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三月初三日

邑中团练事，望澄侯尽心为之。

此间新招勇将到齐。又派吴翔冈回援湖南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初二日接澄弟二月廿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，至今七日未接长沙嗣音，不知耒阳、常宁、安仁、衡州近状何如？至为悬系！团练之法，余向不甚以为然。而我邑此次却须有团练以壮声威。望澄弟尽心为之，无以我言为典要也。

此間新招之三千餘人，余星煥等之長寧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，張子衡之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到千零，將齊矣。凌蔭庭之接帶義勇營千人俱扎貴溪，俟練妥後，即日亦當來老營矣。惟彭山砦之兵未到。到齊時，老營共七千餘人，將卒皆跃跃欲試，氣象頗好，似堪一战，惜无好統領臨陣指麾之耳。

湘勇之在江者，多有回援湖南之意。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，已去二札一批，至今尚未回信。又派吳翔岡回援。翔岡之營虽交凌蔭庭，尚留四百人，合新招之三百人，亦差足成軍。王鈴峰、張凱章稟請回援，此時景鎮未克，碍難撤退。廿四日，鎮賊扑凱章所轄之祥字營，一擊即退。凱軍近日已穩，但難期克復耳。

我日記中郁悶之懷虽不能免，然癘疾已愈十分之八九，想系服鹿茸丸之效。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。往年心中愧悔之事，與官場不和之事，近亦次第消融而弥縫之矣。惟七年在家居度太小，說話太鄙，至今悔之。此外，方寸尚泰然也。澄弟勸我“得日過日”四字，以後當謹記之。目光近更花，或因寫字太多之故。此後當少寫，諸弟不必挂念。家中或徙避或否，諸弟自有斟酌，余亦不復挂念。沅弟事，謝恩摺宜早發，因湖南并未咨到，又因今年三次奏溫弟事，故未同發，昨始奏謝。即問近好，不一一。

諭紀澤 三月初三清明

寫字之法，在用筆、結體兩端。作文作詩賦，宜留心摹仿。

風霜磨煉、苦心勞神，足堅筋骨而長見識。

字諭紀澤：

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，得知一切。

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，字勢流美，天骨開張，覽之忻慰。惟間架間有太松之處，尚當加功。大抵寫字只有用筆、結體兩端。學用筆，須多看古人墨迹；學結體，須用油紙摹古帖。此二者，皆決不可易之理。小兒寫影本，肯用心者，不過數月，必與其摹

本字相肖。吾自三十时，已解古人用笔之意，只为欠却间架工夫，使尔作字不成体段。生平欲将柳诚悬、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，亦为间架欠工夫，有志莫遂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，每日用油纸摹帖，或百字，或二百字，不过数月，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。能合柳、赵为一，此吾之素愿也。不能，则随尔自择一家，但不可见异思迁耳。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，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。《诗经》造句之法，无一句无所本。《左传》之文，多现成句调。扬子云为汉代文宗，而其《太玄》摹《易》，《法言》摹《论语》，《方言》摹《尔雅》，《十二箴》摹《虞箴》，《长杨赋》摹《难蜀父老》，《解嘲》摹《客难》，《甘泉赋》摹《大人赋》，《剧秦美新》摹《封禅文》，《谏不许单于朝书》摹《国策》，“信陵君谏伐韩”，几于无篇不摹。即韩、欧、曾、苏诸巨公之文，亦皆有所摹拟，以成体段。尔以后作文作诗赋，均宜心有摹仿，而后间架可立，其收效较速，其取径较便。前信教尔暂不必看《经义述闻》，今尔此信言业看三本，如看得有些滋味，即一直看下去。不为或作或辍，亦是好事。惟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大戴礼》《公》《穀》《尔雅》《国语》《太岁考》等卷，尔向来未读过正文者，则王氏《述闻》，亦暂可不观也。

尔思来营省觐，甚好，余亦思尔来一见。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，三四月间自不能来，或七月晋省乡试，八月底来营省觐亦可。身体虽弱，处多难之世，若能风霜磨炼、苦心劳神，亦自足坚筋骨而长识见。沅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从军，反得壮健，亦其证也。赠伍嵩生之君臣画像乃俗本，不可为典要。奏摺稿当抄一目录付归。馀详诸叔信中。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三月初八日申刻

奉旨温甫子纪寿交吏部带领引见。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老弟左右：

初四日发第十号信后，接沅弟廿四日在县城所发之信，贼不

直趨衡州，俾我得以从容设备。若谢泰平水师至耒河口，王人树陆军入衡城，要郡固守，则各处皆易布置，甚慰甚慰！

今日接奉谕旨，温弟之子纪寿交吏部带领引见，将来无论何项恩典，皆系至荣，温弟九原之下亦可少慰。兹专人送回，以安叔父与温弟妇之心。

此间诸事平善，刘杰人腾鹤于廿八日在建德之云风岭阵亡。渠奉札守彭泽，而自请进剿建德，亦属不自量力。其麾下阵亡者至五百余人，此后不能成军矣。普钦堂独当湖口、彭泽，恐难胜任。！如有疏虞，则养素在饶州可危，雪琴在湖口亦可危也。

今年军事，沅弟缄言“稳扎稳打，机动则发”，良为至论。然机字殊不易审，稳字尤不易到。余当一一奉为箴言，与澄弟之缄常常省玩耳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致澄弟沅弟季弟 三月十三日

温甫之死乃冥冥中有主之者。就纪泽所问各书作复。

澄、沅、季三位老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澄弟及纪泽儿二十八信，沅弟廿九日自县城发信，具悉一切。温弟忠棕初三自黄州开行，尚未到省，殊深系念。日内想已到矣。纪寿侄既奉恩旨交吏部带领引见，其叔父大人诰封，仍当咨部恭领诰轴。盖第二次谕旨中有“着再加恩”字样，再字即承前次诰封之旨言之也。请溢一节，不敢再湊矣。

澄弟信中变格讖语之说，兄早虑及之。七年闰五月十七初得谕旨时，正在白玉堂拆阅，叔父欲将此四字悬匾槽门，余不甚愿，亦未免中有所忌。然此等大事，冥冥中有主之者，皆已安排早定。若兄则久已自命为癞头牙子，与其偷生而丛疑谤，又不如得所而泯悔憾耳。

沅弟问克复景镇作何调遣？目下镇贼狡悍，似难遽克，既克